

陈致和 著

# 走出雨季



花城出版社

陈致和著 · 花城出版社

# 走出雨季



3600852

陈致和先生赠书

# 走出雨季

陈致和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潮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潮阳市广汕公路古帅路口)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插页 173,000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0-2874-1

I·2451 定价: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247.7  
9809 Z

# 目 录

生活气息浓似酒 (序) .....	陈焕展 (1)
走出雨季 .....	(6)
桃花之恋 .....	(13)
都市之感 .....	(21)
如烟往事 .....	(32)
失落的痴情 .....	(37)
酸酸的杨梅 .....	(44)
彩 蝶 .....	(48)
白 莲 .....	(53)
斗 米 .....	(57)
老 树 .....	(61)
一枝花 .....	(67)
方城之战 .....	(80)
山中那家小店 .....	(85)
明月应知心里事 .....	(92)
婚期, 在八月中秋 .....	(96)
走出山村的姑娘 .....	(101)
口 味 .....	(106)
妙手回春 .....	(111)
玉鸡寨 .....	(118)

牵牛花·····	(123)
春 嫂·····	(128)
老咸趣事·····	(134)
“坚决队长”落选记·····	(143)
消逝了的木屐声·····	(153)
小城活鱼店·····	(157)
喜事到农家·····	(161)
老人和猫·····	(168)
鱼 翅·····	(172)
状元奖·····	(176)
卖杨萄·····	(184)
是喜是忧·····	(188)
在“去又来”饭店里·····	(193)
正月初一卖月饼·····	(196)
“种瓜得瓜”·····	(199)
纷 扰·····	(203)
雨·····	(206)
卖 菜·····	(209)
好 汉·····	(211)
厂长没有在·····	(214)
教 子·····	(217)
父母心·····	(220)
晚来晴·····	(223)
曹主任·····	(226)
村 妇·····	(229)

婆媳俩·····	(233)
春菜正好价·····	(235)
竹匠阿根·····	(238)
买 茶·····	(241)
柳林里的笑声·····	(243)
洋 花·····	(246)
街先生·····	(249)
甘居寂寞勤笔耕（代跋）·····	蔡金才 (252)

## 生活气息浓似酒（序）

陈焕展

我担任地方报纸副总编辑的职务已近十年，但是，我始终难于忘怀担当汕头日报社《韩江水》副刊编辑和文艺部主任的漫长岁月。那些日子确实是弥足珍贵、值得回味的。追忆往昔，我就像漫步在嫣红姹紫的百花园里，为群芳的千姿百态而动心；我就像在夏夜仰望晴空，为星河的璀璨夺目而振奋。《韩江水》，这是个令人自豪的名字，这块创刊于1958年7月1日的汕头党报副刊园地，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一批作者。后来，他们有的成为著名作家、全国性文学刊物的主编，有的成为省地级文学创作机构的领导，有的成为很有声望的文学编辑。当然，更多的则在潮汕文坛上笔耕不辍，使这片地方园地始终绿草如茵、鲜花竞放，本书作者、农民作家陈致和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代表人物。

陈致和，当他还在潮阳峡山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便认识他了。他给《韩江水》寄的小小说，给我以简练清新的印象，中学毕业后他回乡务农，又担任乡里小学的民办教师，写稿更勤了。他的稿件都是邮寄的，偶尔才到编辑部来走走。他生性憨厚，甚少言词，更多的是默默对坐，倒是频繁的鸿雁

往来使我俩发展成为文友。改革开放的浪潮漫及他的家乡两英，近年，他竟也与人合股经营起针织业来，但可贵的是尽管商务冗忙，他始终没有停过笔，佳作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出来，散见于省、市报刊，有的甚至被选发在全国性的报刊上，我为他在文艺园地中的飞跃感到无比欢欣。

收集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共约 18 万字，应属陈致和小说创作的精品选，其中微型小说近 20 篇，可谓袖珍之作。从总体来说，读陈致和的小说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他描景状物写人十分细腻，常常令人置身在一种诗化的氛围中，长读而无疲累之感。纵览整个集子，特点很鲜明，那就是生活气息、泥土气息十分浓郁。这同作家长期生活在农村、热爱自己的家乡有关。必须郑重提及的则是作家观察生活并非停留在表面，他的眼光灵活而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因而作品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新时期农村的风貌以及人们的心态调整；能够从凡人常态的行状中探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从看似平庸的琐事中挖掘出时代气息。集子内容颇为丰富，有抒写家庭、婚姻、爱情的篇章，如《走出雨季》、《都市之感》、《牵牛花》、《明月应知心里事》等等，有歌颂真善美的篇章，如《山中那家小店》、《春菜正好价》、《雨》、《状元奖》等等，有针砭时弊、鞭挞丑恶现象的篇章，如《“坚决队长”落选记》、《方城之战》、《父母心》、《种瓜得瓜》等等，读之深感其生活底蕴的厚实。

集子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篇章不在少数。如《口味》，写“老八古”昔日见筵席上酸咸菜拂袖而去，今日宴会上末道菜番薯稀粥配酸咸菜，竟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满脸冒出汗珠来”。通过描绘今昔不同的酒席和人们口味的变异，反



映农村经济状况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心态的变化。本篇语言流畅风趣，读来饶有滋味。《消逝了的木屐声》通过小巷里从木屐、拖鞋、布鞋、胶鞋到皮鞋的各种足音的演变，以至木屐声的最终消逝，唱出了一曲由凄怆低沉到明朗欢乐的弦歌，同时营造出一种和谐悠远如诗般的意境，令人从中窥视到历史前进的轨迹，听到时代脉搏跳动的声音。《牵牛花》则巧妙地把一个幽怨的爱情悲剧浓缩在两三千字的篇幅里，写得很含蓄，很有韵致。作家安排了一虚一实两条线索：明写廿斤嫂以20斤粮票的“身价”从山区嫁到小镇，家庭生活似乎是平静而和美的；暗写廿斤嫂念念不忘旧日的恋人，把满腹柔情寄托在女儿和牵牛花上。廿斤嫂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恋情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却把一个不解之谜，一个巨大的问号留在小镇人的心里。小说文笔简约，节奏疾徐有度，故事平中有奇，似如镜的江面突起峰峦。

陈致和的小说多采取传统写法。有故事、有情节，在特定环境中通过语言、行动、细节、心理活动等手段来刻画人物，令人感到亲切；但作家并没有让固定的模式来束缚自己，集子中有的作品一反惯用的表现手法，以人物的幻觉、意识流动和打破时间顺序与境地界限来结构小说，虽则在某些地方未臻娴熟，但这种尝试也是可喜的。

我特别欣赏陈致和对于悬念的运用，它紧扣读者的心弦，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如《彩蝶》开头写李经理一直解不开心中的疙瘩：20多年前，当他仓皇逃离山村时，曾约恋人阿蝶相见一面；可是，一向守信的阿蝶却在他走投无路的紧要关头爽约。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谜一直到小说结尾才化解。又如《妙手回春》中阿石伯为什么说生产队长能

吃下半斤“敌百虫”？队间的烟囱一冒烟，李二嫂家里就传出一片哭声，这又是为什么？小说在故事的展开中，设下了一个个“关子”，吸引读者非卒读不可。再如《山中那家小店》，一开头就写主人公老分连人带车撞进了“孤佬潭”死了，但人们打捞了一天却找不到尸体，老分究竟死了没有？他又是怎么翻车的？到小说结尾，这个“结”也只是解开一半，留下了相当的空间给读者去思索、玩味。

描写细腻也是陈致和表现手法的一大特色，为了提供大家共同欣赏，恕我不嫌冗长地引述《都市之感》中的一节描写：

有月的夏秋之夜，……偶而有人说，夜色真好，喝酒吧，便有人去弄酒，去买猪头肉，或者上谁家的菜园子摘两条瓜，采一兜荷兰豆。无论谁弄来了菜，到门口，就大叫：“竹叶，洗菜。我们等着吃呢，快点！”话如竹竿戳人。她说：“我才不管呢，你们自己弄去！”口里说着，手已经接了菜。洗，切，煮，快捷利索。她乐意侍候他们……她做了菜，又常常炒了一盘花生仁。她知道，男人们喜欢用这香喷喷的东西下酒。酒是米酒，乡里酿的，好香。对着月，把酒倒进瓷花碗，也倒进了抖动的星月。不管多少人，只一个碗，轮番喝。端着碗，看着星，看着月，一仰脸，天上的星月依旧，碗里的星月就流进了肚里。酒落肚，话更多，笑声更响，有人就唱起潮曲。隔壁的阿秋兄惯唱《柴房会》，学方展荣的腔，却常常唱走了调，引出了阵阵哄笑。坐着唱不过瘾，有人就站起身。地是戏台，月是明灯，琴弦锣鼓全部放在口里，要什么，就吼出什么。直闹到夜深，她听得耳朵起了茧，就骂：“别吼了，像猫牯

叫!——不睡,我就关门了!”她的话也真灵,马上戏终曲止,各自回家。男人进门,“吱”一声把门关了,月亮就被关在屋外。月亮好调皮,进不了门,就从窗口偷偷窥视。带着几分酒意的男人想亲热亲热,她推开伸过来的手,羞涩地说:“你看月亮……”

这段描写,有时,有景,有人,有情,细致入微,一股浓如醇酒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陈致和正当盛年,以他业余的勤读勤写,以他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我深信他在小说写作上将会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地,将会登上更高的台阶,我热切地盼望着,衷心地祝福他成功!

1995.5.

## 走出雨季

英和柳调到S镇，是在初秋的季节。这一年秋季雨水格外多，缠缠绵绵下个没完没了，以致英开始转晴的心境，又有几抹阴云浮了上来。

S镇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长街。医院在街西，他们的住所 在街东。安顿了家，他们就开始去医院上班。英是护士。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医生。他们的一个孩子没有同来，交由柳的父母带养着。在S镇住了几天，英的脸上渐渐有了轻松的笑容。以往，英的眼睛似乎永远蒙着一抹阴影，该开心的时候也只是淡淡地一笑。柳因而说她是一朵忧郁的紫罗兰。现在，紫罗兰嫣然而开。柳发现她笑起来是那么妩媚动人。有一天，柳甚至听到英在轻声歌唱。结婚七、八年了，柳还是第一次听到妻子的歌声，英反复唱的只有两句歌词：不要问我从哪儿来，不要问我到哪儿去。那时柳正在卫生间刷牙，刷得满嘴泡沫。柳一阵激动，几乎要冲出去吻她一下。

他们的日子就这样和谐而有节奏地开始，要不是英忽然遇到玲，也许日子还会照这样过下去。可是，玲的出现，一下子就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英真不该到“留春”商店去。

那是在一个雨天的傍晚，英下班后想买点东西，就走进

了街边一家个体商店。那商店的招牌写着“留春”两个金字。英觉得店名起得不俗，字也写得俊美。这是一家时装店，五花八门的服装挂满了衣架。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正在玩游戏机。英见到那孩子时不禁吃了一惊。那孩子长得很像自己的孩子小吉，眼睛、鼻子、嘴吧都极像。英的心一阵乱跳。英转过身来时，发现老板娘正注视着她。四眼相对的两个女人同时发出了短促的一声“呵”。英扭身就走。走出店门，走到街上，走进迷蒙的雨里。英连雨伞也忘了撑开。英的心绪乱得像卷过来又卷过去的雨丝。回到家，柳吃惊地瞧着她。柳说，英，你怎么啦？你的脸色白得怕人。英烦躁地甩着头上的雨水，跺着脚上的泥垢，什么也没有说。街上有人叫卖芥蓝，叫卖声被烟雨锁住了，沉沉的，仿佛从深潭里传来。柳说，你快换掉湿衣服，我去买芥蓝，你最喜欢吃芥蓝。英说，我不想吃，我不想吃。柳提着菜篮子，一只脚已跨出门外，只好收回脚，扔下菜篮子。英临窗而站，望着外面。暮色渐沉，昏黄的街灯似浸在水里的桔子，寂寞的雨声懒洋洋地在大街上踟蹰着。

这一夜，英早早就上床躺下，却久久没有合眼。在恼人的雨声里，她不断地想着：玲为什么来到S镇？璟呢？璟也在这儿？

玲和英是老同学。高中毕业后，她们一起进一家电子厂做工。玲泼辣标致，英温柔端庄。电子厂的男人都说，玲和英是厂里两枝花。

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英跟璟留连于杨柳婆娑的河畔。水悠悠，月朗朗。并排的两个人影，由长而短，又由短变长。英几次催促说，应该回去了。璟总是说，这夜色太精彩

了，浪费了太可惜。璟是电子厂的技术员，英俊而潇洒。他们踏着迷离的月色踩着凉凉的露珠，继续款款而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前一次，璟请英上酒楼吃饭，英婉言谢绝了，那时英的心跳得很厉害。临河有一个亭子。璟说，我们进里面坐坐吧，脚都走酸了。英在长条椅上坐下来，璟挨着她坐下。垂在亭檐的柳条轻轻摇晃着，把斜进亭子的月光摇成了一丝丝一缕缕。远处传来一两声鸡啼。夜显得更加深沉而玄静。璟的一只手盘住英的腰，另一只手悄然走到英的胸上。英的心简直要从口中蹦出来。英捉住璟的手说，璟，你不要这样，你不会爱我的，你爱的是玲。璟说，我绝对不会爱玲，玲是一朵带刺的野玫瑰，跟玲在一起天天都得吵架。而你是一朵温馨的芍药，只要你答应，今年秋天我们就结婚，我在深圳有豪华的住宅。英终于温驯得像一只绵羊，任由那只在未曾开发的峰峦间驰骋。缺口打开，防线崩溃，璟随之不失时机地攻取最后的堡垒。那一夜之后，英就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待秋天的到来。秋天，爱河的方舟将抵达梦绕魂牵的伊甸园；秋天，是收获爱果和幸福的季节。又一次约会，又一次次缱绻之后，秋天终于到来。中秋过后，璟说，我要亲自驾驶“小霸王”来接你。随后，他就回深圳安排洞房去了。这时，天下起雨来。本来，秋天雨水不多，而那年秋天，雨水却淅淅沥沥下了个把月。爱河的水满了，英望穿秋水，却不见一叶归舟；约定的婚期已过，“小霸王”却如泥牛入海。英开始恐慌。英此时莫名其妙地呕吐。

英是在姑母处认识柳的。

那年深秋，同在电子厂做工的玲突然失踪了。厂里沸沸扬扬，说玲跟璟私奔了。英此时才知道，璟已被电了厂辞

聘，再也不会回来了。英那年 23 岁。23 岁，本来是充满笑声和歌声的年龄，但英把欢乐都撒落在浪漫的河畔，剩下的只有压抑的哭泣和苦涩的眼泪。很多个晚上，她久久地徘徊于萧瑟的河边。没有星月相随，只有秋风为伴，杨柳依旧，只是叶凋枝残。亭子仍在，重见之时陡增恶心之感。灰暗的河水，似乎在频频向她催喊。她只要勇敢地再跨前一步，一切痛苦忧烦就将随之解脱。当第三次把脚探进悠凉的河水时，英忽而想起了孀居的姑母。姑母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姑母也有过坎坷的遭遇。英收起了轻生的念头。她决定去见姑母。

姑母多病，柳常来看。姑母听了英的哭诉，想了很久之后说，英，你嫁给柳吧，柳比不上璩有钱，但靠得住，靠不住的男人再有钱也是废物。英拭去了眼泪。姑母就去导演一出移花接木的短剧。英留在姑母身边。柳来了，来得比以往勤。几番交往，几番亲近，柳便进入了姑母要他扮演的角色，剧情推向高潮时，姑母巧妙地回避了。于是这出剧划上了句号，英和柳去领了结婚证。姑母意味深长地对英和柳说，我就等着抱孩子了。柳只是憨厚地笑，一点也听不出其中的奥妙。

柳是一个很厚道很随和的人，在医学院读书时候，他很用功，成绩很不错。毕业分配，柳的父母叫他去活动活动，争取留在大城市工作。柳却一笑置之。当其他同学都紧张地上下奔走，到处寻找关系时，他却优哉游哉到越秀山、白鹤洞、七星岩消遣去。游览归来，他被告知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卫生院。他二话没说，爽爽快快地就报到去了。

结婚不久，领导格外照顾，让英在医院当了一名临时

工。次年夏天，英产下一子。柳算了算，孕期不到九个月。柳说，不足月的婴儿，竟这么白白胖胖。英解释说，我妈生我和弟妹共四个人，也都是不足月，这一定是遗传。姑母说的确如此，柳相信。柳给孩子取名小吉。

英自从在“留春”店碰到玲就添了一层忧虑。英觉得S镇已非清静之地，说不定哪一日大街小巷就会飞短流长。英跟柳一块儿上下班时候，总是借故绕个弯，不从“留春”附近经过。英小心翼翼过日子，希望能早点离开S镇。

可是，纷扰偏偏找上门来。

一天深夜，英被叩门声吵醒。打开门，门外竟站着玲。玲背着那个长得跟小吉极相像的孩子，神情十分紧张。玲说，英，求求你，这孩子又吐又泻，请柳医生看看。玲居然晓得她的住处，而且知道柳是她丈夫。这卑鄙的女人，简直比克格勃还克格勃。英断然说，这里不是医院！砰的一声关上门。柳在床上问，英，什么事？玲在大门外大声说，柳医生，救救孩子。俺孩子吃什么拉什么，肚里的水汁都拉完了。柳慌忙起床，着衣，开门。门一开，玲不顾一切闯进去。孩子脸色苍白，呼吸急促，一条腿在抽搐。柳说，怎么到这种时候才找医生。玲说，去过医院了，吃了药，看看不行，才来打扰你。柳说，三更半夜，孩子的爸呢？玲没有回答。玲的眼里有泪水在涌动。柳给孩子诊脉，打针，灌药。做完这些之后，柳说孩子严重失水，必须马上送医院输液。柳要英一起上医院。沉着脸的英愤然问，孩子的爸怎么不来？跳河了？上吊了？柳吃惊地看着英，你怎么啦？英冷笑着说，我不是雷锋。玲默默无言，抱起孩子。柳叹了口气，背上药箱，英看着他们走出门，走到街上，这才拿了手电，锁



了门，跟在他们后面走去。

孩子住院治疗，玲时刻守护着。英来给孩子输液。玲说，英，你为什么如此恨我？我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英说，问问你的璟吧！你们逼得我差点坠入地狱，难道还要我感谢你们？玲说，你不要误会，你听我说。璟骗了你，也骗了我。那时候，你和我太幼稚了。不过，你被打掉牙齿就往肚里吞进去，我却咽不下。璟是个有妇之夫。当我发现自己被骗时，我就横下心，反正脸皮已被撕破，便宜决不能让他白占。我到深圳找他。他说你既然来了，要做我的情妇就留下吧。我跳起来给了他两巴掌。我说我情妇要做正房也要做，哪个位置合意我就坐哪儿。要打发我走也可以，但必须赔偿四万元青春损失费。他老婆跟他合力赶我走，说我是流氓是娼妓，如果我不走他们就要去报案。我说你们赶快去报吧，我正找到法院在哪儿。我有璟的三张求爱信和四次诱惑我的谈话录音。我全部复制多份随时都将公诸于众，但最好还是呈送给法院，那时我肚里的孽种是谁的也好请法院验明正身。我无所顾忌的做法弄得他们坐立不安，最后只好忍痛拿出四万元了结此事。我的“留春”店就是用那四万元办起来的。

玲至今仍是单身过日子。玲的孩子临出院的时候，英对她说，玲，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提那些事。

天放晴的时候，秋已悄悄过去。英恢复了初到S镇时上下班所走的路线。每天，英从玲的“留春”店附近走过，看到那赫然夺目的金字招牌时，就想起玲的那笔青春赔偿费。英想，失落的青春能用金钱赎回来吗？为什么自己总是有一种负罪感，而玲比自己活得轻松？